



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命题论

ENGELS' BASIC ISSUES OF PHILOSOPHY

郑守林 著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
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命题论

ENGELS' BASIC ISSUES OF PHILOSOPHY

郑守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命题论/郑守林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61-0106-3

I. ①恩… II. ①郑… III. ①恩格斯, F. (1820~1895)—哲学基本问题—研究 IV. ①B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0141 号

责任编辑 武 云 刘 艳

责任校对 刘 娟

封面设计 郭蕾蕾

版式设计 王炳图 王 超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52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纪念 我的难以忘怀的父亲和叔叔

父亲讳名郑万胜先生(1927.6—1990.6)，河北邯郸市西小屯村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荣誉军人。

叔叔讳名郑万富先生(1930.9—1994.12)，河北邯郸市西小屯村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荣誉军人。

叔叔讳名郑万年先生(1931—1948)，河北邯郸市西小屯村人。中华
人民共和国革命烈士。

自序：我研究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命题的经过

这是我写的一本关于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命题的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指出：“近来，天体演化学、一般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体系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德国。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①在他看来，“体系”二字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轻易论说的。狄慈根在《人脑活动的本质》的前言中这样写道：“我反躬自问：你还没有弄通你的著名先辈们的一切著作，就敢以那些科学英雄们如亚里士多德、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所研究过的同一题目发表你的著作吗？你最多不就是想重复前人早已做过的事吗？”^②可见，他也把“科学英雄们”研究过的课题，看做不可等闲视之的问题。笔者所写的关于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命题的书，不但涉及狄慈根所说的“著名先辈们”的“问题”，而且也涉及恩格斯所说的“体系”，甚至还涉及更多的东西。这样，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或者说，我为什么敢写这样一本书呢？

这首先要从我的大学生活说起。

1977年，天降大运于斯民。中国高考制度的恢复，使我有幸成为河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七七级”的一名学生。这个专业主要包括四部分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等。当时安排和落实的每部分理论课，不但讲基本原理，而且对主要的经典著作也作专门系统的讲授。有理论发展史的，也有专门的课程安排。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不但讲了辩证唯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②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页。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还讲了中国哲学史和欧洲哲学史。并且还以较多的课时安排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的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自不待言，还重点讲授了《资本论》第一卷，讲授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等。此外，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当时还专门聘请北京大学教授全面讲授了《政治经济学说史》。记得其中有些部分是利用休息日和晚上讲授的，每人发了几本厚厚的油印讲义。由此也可见“七七级”老师们对我们“七七级”学生的良苦用心之一斑。其他部分的理论课程也都是精心安排的。四年下来，我们就受到了颇为正规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全面、系统的教育。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我们读了哲学、经济学、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党史四个专业简略的基本理论课程。再回顾当时采取的教学方法，也是令人难忘的。在学完《终结》课程后，老师给我们出的开卷考试题目是：写一篇论文，说明哲学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是毛泽东所说的“两个对子”^①。不要求当天交卷。这种考试方式，极大地调动了我们学习和思考的积极性。经过认真查阅资料和精心准备，我以“哲学基本问题只能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题目交了答卷。结果受到了老师的鼓励，得以在班里宣读了全文。后来，系里专门举行学术争鸣活动，我在原答卷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后，以同样的题目参加了演讲。而我的另一名同学同台演讲的题目是：“两个对子”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这样的学习生活，使我们在思维锻炼方面受益匪浅。每当我回忆难忘的大学生活时，每当听到人们提起“七七级”三个字时，我就自然想起了为我们承担教学任务和其他工作的辛勤园丁们。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们，在过着争分夺秒的读书学习生活时，并未在意，或者忽略了我们的园丁们劳作的辛苦。现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6页。

回头想来，常常十分感慨。其实，老师们早已默默地“拼”上了，包括图书馆做管理工作的老师们，也把我们当做“国宝”一样地服务着。他们仿佛要将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满腔热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理想的殷切向往，毫无保留地倾注到我们这些恢复高考之后的学子们身上。他们具有的崇高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所焕发的教书育人的热情和能力真是难以估量和令人钦佩。

在学习中，我不知不觉出现了偏科的倾向。这或许也是难以避免的吧。入学不久，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将几乎所有的课外时间毫不吝啬地用于阅读这方面的资料和书籍了。至今还记得，在母校图书馆里读书的感觉，就如同青年毛泽东所述他在湖南师范图书馆读书的感觉一样。他这样说，当时就像一头很饥饿的牛，突然闯进一个很大的菜园里，疯狂地吞食着从未见过的如此多的佳肴。我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如饥似渴地读着自己感兴趣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论。记得《光明日报》哲学专版的内容、《哲学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和主要学报里有关哲学的内容，特别是有关哲学问题争论的文章，是我最喜欢读的。不但新近发表的文论未曾舍得放过，而且这些刊载哲学文论较多报刊的过去合订本也都一一看过，并做了许多读书笔记。在图书馆的借书处，我也借阅了许多有关哲学的书。印象较深的是一些可读性较强的书。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有的放矢”及其他》、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文献集、《马克思传》、《黑格尔小传》等。还读了一些理论性较强的书。例如，苏联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著作的研究和解说（著作）。此外，还借阅了有关狄慈根、普列汉诺夫和中国的老子、王夫之、荀子、张载等人的介绍或研究性著作等等。图书馆的学习，尽管对考试分数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它却给我带来了无法用分数来衡量的宝贵知识和阅读的感受。

在所学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和历史的经典著作中，我对恩格斯的《终结》最为关注和用心。我们系曾经办过一个小刊物《争鸣》。在

这个用粉红纸油印的刊物上我发表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根据《终结》关于辩证法的论述，直接简单地推出了一个观点：只有跟上马克思之后发展了的时代，才能得出符合新的历史情况的正确认识。但却用了一个大得有些吓人的题目：“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篇的题目是：“怎样才能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主要是根据恩格斯关于用实践观点对一切哲学怪论批判的论述，结合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实践论》的观点，论证了马克思世界观的根本特性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因为，世界观就是方法论，所以唯有用这一根本方法，才能学到马克思世界观的根本。这两篇文章都用了一个完全相同的副标题：“学习恩格斯《终结》的札记”。对《终结》这部经典著作，我曾下过一些笨工夫。在原著和讲义的空白处，我写过许许多多的随笔性批语。甚至在写满的地方，再粘贴上空白纸条，以便继续写。由于感到它内容深奥、耐人寻味，所以写下的东西，与其说是理解了其中多少思想，不如说更多的是发现了自己不明白和想弄明白的疑问。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反反复复的攻读，不是徒劳无功的。那些阅读中刻进自己头脑或潜入心底的某些疑问，比起记住传统所谓的重要原理而言，真不知要重要多少倍。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课程安排顺序是，先讲读《终结》，中间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最后是《反杜林论》。当阅读对杜林存在是唯一的观点批判的论述时，我感到传统的解说与恩格斯的原文似乎有着某种内在的不同。传统观点对“存在”、“物质”看得多么重要啊，而恩格斯的论述似乎并不这样。传统观点认为用极为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将世界的本质讲清楚。仿佛有了这些简明的见解，就有了一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武器。而恩格斯又似乎与此不同。他在论述了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观点的同时，立刻强调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① 在仔细推敲传统观点与他这段论述的区别时，我顿然意识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存在”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专有的术语，当然“物质”术语也一样。由此进一步联想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不是他们的专用术语。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命题中的“全部哲学”不包括他们的“哲学”在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根本不是他们的问题。人们竟然误解了恩格斯！当我用这种新认识回头去理解传统观点与恩格斯论述的区别时，竟有了登高望远和豁然开朗的感觉。《反杜林论》和《终结》，在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时，尽管用词、表达方式有着某种不同，但是，它们背后却存在着共同的十分确定的思想和主张，它们的“心”是相通的。正因为这样，我在《反杜林论》的阅读中，才突然领悟了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的奥秘和真谛——哲学基本问题不是作者的问题。后来，我根据这次阅读的经历，套用刑侦学上的“并案侦查”方法，概括出一种称之为“经典著作并案研究”的方法用于自己的研究。比如，近来人们热烈地研究着《德意志意识形态》。人们把“马克思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等看做重要问题。按照并案研究方法，完全可以在这部著作之外的可以并案研究的著作中来解读它，并可领悟《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本义和比较容易地解决一些难题。——这自然是后来产生的想法。1981年下半年，我们开始写毕业和学位论文。我写下的论文题目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之所以敢这样写，也许是因为初生牛犊无所顾忌吧。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故乡邯郸市的一所中学任政治教师。1990年辗转调到该市政府机关工作至今。这样，我毕业之后的研究就注定成为一种艰难、业余的研究了。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是，我却一直未能忘怀我的那个课题——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命题，也从未中断对它的思索，这个命题仿佛成为我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了。由于我的观点与传统观点根本不同，所以，研究和思考的对象，就重点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原著上，而对教科书和一些公开出版物中的观点则基本上不再顾及，只有在配合原著思考和比较的思考中才想到它们。我深知，这并非一个寻常的命题，其真谛和奥秘也并不是靠

“言传”能够获得，只能靠“意会”，而且是持久的“意会”才能得到。我作了持久研究的打算。在探索过程中，我逐步形成了一种适合这种研究的做笔记的方法。主要是记突然产生的有关疑问和理解。什么时候有想法就随时把它记下来。我将思考的内容分成类，把同类的想法归在一起。比如，“究竟如何理解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起源的那段话？”这段话包括作者的注释有 600 多字的内容。对这些内容的思考问题和想法都记在“起源”的题目下。再如，“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的表述是不是这一思想的第一次表述？”“如何理解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在哲学基本问题观上的关系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想清楚，而不是几天、几个月，甚至一年、几年就能够想清楚的。而这种记笔记的方法，则可以把不同时间产生的对同一问题的思考在同一题目下汇集起来，日积月累，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有时一个久寻不得的想法，突然形成；有的问题苦思冥想几年之久，忽然有一天不期而至。这都令人暗喜不已。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有关问题和新的思考又产生了。我就这样用自己有些笨拙的方法不停地思索着。在笔记本的首页上，我常常写着黑格尔讲的一个故事用以自勉：当一个农夫看到他的毛驴驮着粮食轻松行走的时候，他就一两一两地往它的背上增加粮食。终于，在某个时刻，毛驴被压趴下了。我坚信，只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原著长期钻研、长期思索，总有一天，会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大约到了 1996 年，我写的随笔，已有大约 100 万字之多，其中，对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那段集中的论述，已经可以作出统一的解释。于是，我就在整理这些笔记的基础上，写出了第一篇为发表而作的论文——《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阐述的本义》。这篇论文大约 15000 字，最初发表于《邯郸大学学报》1996 年第 2—3 期，后来又发表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 4 期上，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1998 年第 2 期。在这篇论文中，我提出，传统的关于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的解释完全是一种令

人吃惊和尴尬的误读。我们不仅对每一段阐述，甚至对每句话的解释都是不符合恩格斯命题和论述的本义的。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不是一个正面论述的命题，而是一个概括地引述全部旧思想家们对此问题看法的命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问题。命题表达的对哲学基本问题客观的、否定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全部旧哲学的根本对立，体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

在写作和发表上述论文的前后，正值我国每周公休日改为两日。这为我的业余研究提供了一些方便。有一个时期，我常常在周五晚上乘火车从邯郸赶到北京，在国家图书馆查阅和复印有关资料后，于周日晚上再乘车返回。我想使自己能够多掌握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动态。在发表论文后，还有一个想法，是想看一看学术界对我的论文是否有商榷的文章。然而，至今令我困惑的是，连一篇这样的文章也没有见到。我只好按照原来的办法继续进行我的研究和思考。又经过较长的时间后，我逐步对恩格斯命题的实质性思想的最早起源——马克思《提纲》中的有关见解，有了较为肯定、明确和统一的认识。于是，我开始着手写作我的第二篇论文：《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命题——一个伟大的再创作》。在这篇论文的写作中，我感到所写题目涉及的内容太多，一篇学术论文已不能容纳所要表达的思想。在此之后，我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等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书信中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对列宁哲学党性原则思想、毛泽东有关哲学基本问题思想以及现代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与恩格斯命题的关系也有了一个大致清楚的认识。这样，我就着手准备写作一本关于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命题的著作了。

以上是我研究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写作关于这一命题著作的大致经过。

我的写作目的，只是想把我经过思考想说的许多话说出来。目前，我很确定相信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从字面上看，既可以看做是一个直接陈述作者自己哲学基本问题的文句，也可以看做是一个引语——间接引语。前提是，如果命题作者的身份是哲学家的话，那么，这个命题就是自我陈述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文句；如果作者的身份不是哲学家的话，那么就另当别论。事实上，恩格斯命题，正是一个间接引用了全部哲学家们基本问题的命题。就如同引用了全部神学家或者全部经济学家的理论见解一样。马克思采用的“不大为人注意的引证方法”不但适用于《资本论》，而且适用于《终结》，适用于恩格斯命题。他表述的全部哲学基本问题，不是作者的基本问题，而是他人的基本问题。“全部哲学”不包括作者所谓的哲学在内，不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哲学在内。应当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即哲学的基本问题与作者分开。这是恩格斯命题首先的最基本的含义。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与哲学基本问题本身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

二，众所周知的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起源的论述，实际上表述了作者对哲学基本问题否定、批判的立场和态度。他的意思只是说，为什么这个在现在看来应该否定和批判的哲学基本问题一直有人去追求呢？它的起源是什么？换句话说，为什么人们要提出和回答一个现在看来本不应该提出和回答的问题呢？

三，恩格斯关于世界本原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表述，是一种客观的介绍、展示和回顾，是一种间接引用，就其本身的含义而言，与作者无关。

四，恩格斯关于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标准的论述，与关于本原问题紧密相连，它也不是恩格斯正面原理的论述。“两大阵营”不适用于作者本人，只适用于哲学家。这一引述，暗含了作者与“两大阵营”本身的对立。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所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一语,^①也应当在“引用”他人观点的意义上理解,应当在它作为“中间环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上来理解。将“两大阵营”作为正面原理理解,恰恰违反了作者的真实意旨。

五,恩格斯关于对这些和其他一切哲学上怪论批判的论述,既包括对不可知论的批判,也包括对灵魂不死、灵魂对世界的关系问题、宗教观念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它暗含了对本原问题、思维 and 存在同一性问题、哲学基本问题、哲学最高问题本身和哲学体系见解的批判。

六,把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看做一个间接引用的文句,是理解《终结》的一把钥匙。一方面,费尔巴哈是回答哲学基本问题中的本原问题的一个杰出唯物主义哲学家,在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中走出来的历程中,他起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要说明费尔巴哈的“中介”作用,需要引用哲学基本问题,引用本原问题;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关于哲学问题毕竟与费尔巴哈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马克思超出了费尔巴哈。他们的不同在于,费尔巴哈仍然是一个哲学家,他同样没有走出哲学基本问题的迷宫。只有将哲学基本问题本身看做恩格斯引用别人的问题,才能理解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本质区别,才能真正说明马克思所实现的终结哲学的伟大变革。

七,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所蕴涵的主张,即命题作为引用哲学家基本问题命题所表述的主张,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观,实际上也是他们的哲学体系观、哲学观和历史观。它暗含了他们与全部哲学基本问题相对立的思想,暗含了全部哲学终结的思想,暗含了他们与“全部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抽象”的起源,暗含了马克思历史观的起源,暗含了马克思所实现的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变革。在没有理解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命题真正含义的前提下,无论怎样说明“伟大变革”,无论怎样说明马克思唯物史观,怎样说明马克思,怎样说明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都是这样或那样的、有意无意的、善意的误解或蓄意的曲解形式。

八，《终结》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的作者自然是恩格斯，但是，命题所表述的主张或思想，即命题作为引用哲学家基本问题命题所表述的主张或思想的首创作者不是恩格斯。马克思才是这个命题思想的原创作者。他的《提纲》才是这一思想的真正的诞生地。“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这一命题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思想的第一次直接的表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命题，^②其灵魂和主旨是哲学终结的呐喊。

九，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着十分丰富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思想的表述。关于“共同思想前提”、“一般哲学前提”、“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的见解等等，^③都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思想的直接表述。在《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2月28日）、《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资本论》、《人类学笔记》、《自然辩证法》和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书信等文本中，都有着关于哲学基本问题思想的宝贵论述。这些论述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一致的。

十，对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的理解，关系到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理解。如上所述，恩格斯命题是一个引用全部哲学家们基本问题的命题，其中蕴涵了马克思世界观与全部意识形态思想相对立的极为深刻的天才思想。这个思想早在恩格斯提出这个命题的四十年前，在《提纲》里已经出现了。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观、哲学体系观、哲学观和历史观上都是根本一致的。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② 同上书，第61页。

③ 同上书，第63页。

命题是一个卓绝的再创作，他是马克思的唯一的“第二个自我”。不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观、哲学观上有什么区别，而是人们没有真正理解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及其论述的真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问题上，无论坚持“对立论”、“一致论”，还是“差别论”，都没有建立在对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所以，都是不符合“历史的正轨”的。应当用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的真正含义及其理论形成的历史，彻底清算任何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上的怪论和误解。

十一，马克思关于哲学基本问题思想的天才发现，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划开了马克思的时代和过去哲学的时代。没有这一发现，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摸索，马克思的学说也不会是现在的形式。这一思想和学说是可以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等伟大发现相媲美的天才发现之一。不理解这一理论，就不能真正懂得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是对马克思关于哲学基本问题思想天才发现的卓绝的阐述。这一卓绝阐述以及《终结》的写作，在一定意义上，如同他编辑出版马克思留下的《资本论》一样，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学说，具有丰碑一样的重大意义。

由于坚持上述观点，我在表述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时，就避免使用“哲学基本问题”这一术语，只用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术语。这与传统的表述是不同的。关于“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列宁主义哲学”、“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术语，我也是在中性的、引用的意义上使用的，它并不代表笔者肯定或否定的意见。这也是与传统用法不同的。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我以为，他们所坚持的基本主张是一致的，特别是本书所论及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主张的差别问题，笔者至少在目前还没有感觉到有研究的必要。但是，他们的共同主张的发现和阐述的事实表明，他们对这一理论的实际作用是不同的。马克思是发现者，而恩格斯是阐述者，但他们的主张是共同的。所

以，本书所说的恩格斯的基本观点，同样代表了他们的共同主张。

最后，有一个问题还是不能回避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已经确定的权威思想，我国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教材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中关于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命题的结论是否可以研究？如果确有充分证据证明，它们是对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命题的误读，其相关内容是否可以修改？

2006年8月，在捷克的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二十六届大会上，通过了有关决议，对太阳系“九大行星”的定论进行了大胆的修正。冥王星不再成为九大行星的成员。我国的百科全书和教科书相关内容都作出相应修改，中国天文馆的展览内容也作了相应修改。国际天文学界的这种勇气是令中国社会科学界钦佩的。在我国教科书和百科全书中长期成为定论的东西，如果经过研究证明是错的，为何不能改变呢？

这是我写的第一部著作。在语言表达上，它令我感到有些不安和惭愧。但是，它所表达的思想却是自己三十年来独立思考、独立劳动的结果，尽管只是业余的、时断时续的研究。这也足以令我感到欣慰。

目 录

自序 我研究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命题的经过·····	1
---------------------------	---

第一章 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命题的权威观点和于光远先生的思考 ·····	1
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一贯主张·····	2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诠释 ·····	5
三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权威解读·····	6
四 前苏联官方关于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命题的观点·····	7
五 于光远先生的思考 ·····	10

第二章 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起源论述新解 ·····	15
一 传统观点的解释 ·····	16
二 从“远古时代”谈起 ·····	19
三 愚昧无知与哲学基本问题 ·····	22
四 宗教与哲学基本问题 ·····	24
五 两段可参照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 ·····	26
六 传统观点之失 ·····	29
七 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起源论述的意义 ·····	31